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八二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恥堂存稿

宋 高斯得撰……………一

秋崖集

宋 方岳撰……………一三一

芸隱橫舟稿

宋 施樞撰……………六一七

芸隱倦游稿

宋 劉黻撰……………六三九

蒙川遺稿

元 劉應奎編……………六三九

雪磯叢稿

宋 樂雷發撰……………六八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恥堂存稿卷一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崇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葆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恥堂存稿八卷

別集類三宋

臣等謹案恥堂存稿宋高斯得撰斯得字不
安邛州蒲江人紹定二年進士李心傳辟為
史館檢閱遷秘閣校勘累官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為留夢炎所構罷
官子祠宋亡隱居苕霅間而卒事蹟具宋史

欽定四庫全書

恥堂存稿
提要

本傳斯得父稼端平間知沔州與元兵戰歿
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謇諤盡言惟
以培養國脉搏擊奸邪為急務理宗至稱為
硬漢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多當時切要
之圖今集中所存奏疏僅及十篇與本傳相
較已不能無所遺脫然其於宋末廢弛敗蔽
之象痛切敷陳皆凜然足以為戒其書事諸
篇據所親歷紀錄真確尤足以裨宋史之缺

佚至其生平遭遇始沮於史嵩之中厄於賈

似道晚擠於留夢炎不得大行其志舉凡憫

時憂國之念一槩寄之於歌詩雖其抒寫胸

臆間傷率易用韻亦時欠檢點而感懷紀事

要自有激昂沈鬱之觀如西湖競渡三麗人

行諸首俱可補姦臣傳之所遺雷異雞禍諸

篇亦可增五行志之所未備徵宋末故事者

得是集而參考之其洵足稱詩史矣案本傳

欽定四庫全書

恥堂存稿
提要

載斯得所著有恥堂文集行世明葉盛菜竹

堂書目亦有恥堂集七冊而皆不言卷數其

後遂亡佚不傳藏書家罕有著錄厲鶚撰宋

詩紀事採撫極博亦無斯得之名今從永樂

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釐為文五卷詩三卷

用存其槩而仍以元龔璘原序冠之於前至

樂語三首體近俳優殊非正格今以原集所

有姑附錄卷末而於刊本則並從刪削焉乾

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恥堂存稿
提要

三

原序

宋季權臣柄政類惡直醜正故其賢人君子不得安於朝廷之上放棄江湖之間若恥堂高公尤為時所媚嫉而天下後世以其人不用為恨者也公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外兄之子早年試會闈奉大對受告君指要於叔父終其身固敢墜淳祐間繇學省以論時政詆斥嵩之既而儉腐相仍取敗者益甚屢以祕監召不起竭思誠辭根極事機寤寐失之未嘗卹其私晚與廟議殛似道以快人神之憤更以不容去位而亦無可為者矣避跡雲川飢不復療時則藩翰如劉伯宣夾谷士常求一識面惟耆成人知訓至今人兩賢之公之仲子純彥韓孺甫居吳中與予同里巷者二十年竊獲闕所著述易詩皆有說諸史有抄杜佑通典有增損若孝廟實錄則嘗秉筆太史氏卒就遺編以自靖獻者也韓孺沒二子幼往之錢塘聞其客授以養母不墜家傳去年以書來曰吾祖存藁尚論之士儀圖之若詩篇奏疏已刊摹若干

卷子實知吾家世盍叙其梗槩焉予拜受而敬贊曰廩廩乎屈原之離憂懇懇乎劉向之先見不幸而無一不驗矣先生之志亦足悲夫先生蜀人也坡公當熙豐變法時顯譏深刺犯難而不顧亦獨何心在當時君相猶或感悟耳迨崇觀後倡為豐亨豫大之說雷同一聲豈無君子豈能忘其君進而諫之執其從退而諷切孰其聽哉沿今以邈古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要不過使人無以致其忠君愛國之心於是家國天下隨之耳嗚呼昔吾先正其言明清即其所傳有關於人心世道之故人能不興起於是乎蓋名山之藏次第出矣龔璠序

欽定四庫全書

恥堂存稿卷一

宋 高斯得 撰

奏疏

輪對奏劄

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每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掌邦禮為務職分所繫至為不輕故嘗日夜深思欲於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有補於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為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

欽定四庫全書

恥堂存稿
卷一

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別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憑藉維持至於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橫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顯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縱而朝廷不得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賈誼仲舒王

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孜孜於述舊禮明王制

以救之也我國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敗原於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綱陳紀為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為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為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藩臣閹戚壞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綱紀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也然臣觀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浸以隳廢壞法亂紀

欽定四庫全書

恥堂存稿
卷一

之風漸不可制竊為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葬埋過於侈汰以溷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頤指氣使駕朝使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輿臺囊橐巨盜而邀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僧卒伐人宰木而躡籍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禮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為怪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畧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決

隄壞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過其橫流至於都司少有牴牾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於聖德能不虧損乎特恩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黃葆光上疏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為施行忽降御筆手詔云於豐亨豫大之時為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葆光移符寶郎堂後官醵錢入寶籙宮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是省吏之橫不可復制臣謂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卷一

三

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邇效尤無怪乎民挺於敝攘吏肆於豪奪而畧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為國以禮之訓而致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昵之私情毋使憑藉扶持之地日尋斧斤以至於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為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狂僭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

臣聞有國者武備為急必申儆而講肄之然後國威奮揚兵力堅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此保民守國之常道不可廢也然有其時焉故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必於農隙而為之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所以簡軍實修戰法辨旗物飭車徒其禮比春之振旅夏之蒐舍秋之治兵最為詳備此三代立武事之正法也春秋之時周官雖廢而魯周公之國也其禮故在威公所當謹守其法以為保民守國之道而乃以盛夏之時行大閱之禮周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卷一

四

之八月夏正之六月也是月也神農持功毋起大役此豈勞民動衆以閱武之時乎春秋書之言其非時也程頤春秋傳曰無事而為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斯言盡之矣臣嘗因聖人言論而考諸祖宗之所行孝宗皇帝修攘之事何其與春秋若合符節也茅灘白石大閱禁旅親乘戎路以臨之者凡再駕焉稽人成功順動以時旗幟精明戈甲焜耀師武臣力士百其勇而又命兩淮忠勇諸軍率以十月聚教於官

官給錢米莫不踴躍奮厲思敵王愾當是時內外武備修飭如此何其盛哉陛下上繩祖武修攘之政固無不舉然邇年以來疆場多虞士氣未振豈所以激昂而鼓舞之者有未至歟臣願陛下以孝宗皇帝勵志戎昭為法申儆將帥毋或忘戰廢備使國威一張殊隣遠懾襄漢之清日月可冀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上言學校疏

臣伏見陛下邇者加惠三學既頒奎章以貴儒宮復命

欽定四庫全書

和堂存稿

五

學官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聖意所屬昭如日星中外方鼓舞踴躍以誦聖德乃聞忽以小過上觸震威至煩御筆特申警戒天語峻厲聞者怛焉雖其不自愛重頗孤獎勸之意然以醉飽罪人恐非盛世之事議者皆謂聖度天寬本無訶問之意特一二邪臣原註陳司業振孫受託權姦欲為報仇故乘機激怒而為此耳尚賴聖明曲全事體釋而弗竟不然豈不動搖局面而墮小人之計乎夫政教未更之初明倫一疏為羣言之首國家否泰

剝復之機實嘉賴之何可泯沒自爾以來指陳時事類

自切中師儒毒死則白發邪黨之陰謀訟獄誕謾則顯斥小人之姦狀御史非人則夜草扣閣之疏而求力爭直士遭擯則亟貽光範之書而求反命凡皆以維持國是摧拉姦萌其有功國家如此縱有大過猶當加宥況區區杯酒之失哉且自昔人臣雖有大罪上之人猶遷就而為之諱如曰簠簋不飾帷薄不修固未嘗斥言之也今明詔自親其文曾不少加覆護豈所以令衆庶見乎

欽定四庫全書

和堂存稿

六

臣願陛下以學校為重錄其大節棄其小過毋聽邪人溢惡之辭遂生厭薄摧挫之意庶幾多士氣節猶可保全小人聞風知所畏憚其于國家大體誠非小補臣之職業頗關學校故敢縷縷言之惟陛下擇焉

應詔上封事

原註淳祐六年正月時為秘書郎

臣竊惟日食之災固非小變其在今日尤為非常蓋以歲言之則適在丙午國家陽九之會也以月言之則是謂三始前代之所惡也以日言則朔日辛卯詩人之所

醜也凶哉參會厥咎已彰況未食之前晷陰累日霽於一朝譴告曉然不啻面命既食之後餘分逮闇光不及還諏之羣言良非美兆陛下克謹天戒若稽舊典豫思所以飭躬正事撫塞大異者罷元會而不講避正衙而不御却壽觴而不舉復下明詔敷求盡言聖心憂勞羣下震恐臣幸以虛薄備數周行懷欲效愚久矣敢不奉詔而悉陳之臣伏覩陛下斥去魁孽更新大化以來夙夜刻厲欲以懲革曩弊改紀庶政非不至也然行之踰年課其成效茫若捕風繫影曾未有以小慰海內之望臣竊惑之大姦嗜權巧營奪服將以遂其三世執命包藏睥睨之志陛下惕然覺悟奮獨斷而退罷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或議奪其麻而壞之陛下苟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嚮渙釋羣疑顧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黜免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抱擁存全如護拱壁夫以蔡京之去俾

之謝事又削其十一官而謫之杭州凡有鄉里姻婭比為死黨者如宋喬年葉夢得林攄之徒悉皆逐去不得親近人謂上意堅定不可回奪矣曾不三年復還相位窮凶極惡以階政宣之禍今罪與京埒而罰不傷其毫毛又有姦人貪其重賄怵其甘辭於密勿之際日夜乘間伺隙而陰為之地焉是以訛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竊為陛下凜凜也皇嗣未建國本久虛頃歲以來言者唇腐齒落不知其幾疏矣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而諱焉英宗之選育也仁廟春秋二十有六孝宗之選育也高廟春秋二十有五雖未正名號而聖意固已定矣陛下之年視二祖何如也顧優游不斷未有專屬非玩歟羣臣立長之論雖涉乎嫌然皆發乎忠誠非有他也而陛下深怪其說非疑歟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竊聞宣諭宰執咎進言之煩非諱歟自頃以來諸臣杜口矣日愒月邁罅隙不塗安知無如定陶賂遺後宮求為

漢嗣者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受之將以傳諸萬世其可牽於私係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早正而素定乎大臣者貴乎以道事君者也今也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所當執奏也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所當裁抑也則不從中覆而遽命揣上之不嚴於絕惡也則進其餘黨而嘗試意上之追仇乎盡言也則擇其甚者而排詆嫉正而庇邪善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凡其過失見於羣

臣之論奏者固已不少陛下暮年之間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無怪乎望治之勤而收效之遲也臺諫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祖宗之時言入輒行無所回撓將以養其氣也比日以來厭其強聒求以箱之乃有所謂宣諭者焉權兇逸罰交章請罪則諭止之扈帶私授抗疏論列則諭止之且陛下以此官為何官耶蓋明目張膽立於殿陛以與天子爭是非可否者也顧可諭止之乎諭之其可止乎王十朋有言紹興末臺諫奉

行天子風旨有宣諭使言者有宣諭不得言者臺諫之職言不行則去其可受宣諭乎臣謂今日之病何以異此摧其氣挫其銳則精神風采亦日銷月鑠而已矣陛下果何便於此侍從者所以論思獻納補闕拾遺者也祖宗以來蒐覽後又列布禁塗朝廷一有關失言語議論之臣交唱迭和圖惟正救是以事無過舉今也班聯寥落虛位孔多職業墮廢氣象衰於國有大事言之而無助爭之而無黨政之多批抑此之由謂當世之士果

無足以充是選乎則極論網常一斥不復者其人也執憲端平拚除非類者其人也疏陳三漸力排閹戚顯劾二姦肅清宮禁者又其人也若此數人漢庭公卿孰有出其右者誠能聚之本朝豈不足以折羣邪而奪之氣今也或棄之而不召或召之而不力天子嚴憚而不復簡記大臣觀望而不敢薦延望實之不收乃徒謂人才乏使而目前之苟以充數豈可厚誣哉刑賞者國之紀綱也賞公則人知勸刑肅則人知懼人主所以御天

下者惟此二柄而已其可使之私且褻乎貴介怙親第
賞重複西垣駁正遂非不省恩舊干澤汙玷郎闈瑣闥
徒歸而終置不問賞不私乎近臣毒死謀出權姦國人
戶知賊豈難得發姦擿伏者非但失職又囊橐之典獄
訖威爰書誕謾勅榜掛壁跡捕渺茫朝廷弗竟也三凶
流竄令非不嚴乃有庾伏近畿狎玩國法州郡故縱曾
不誰何搢紳傳言相與憤惋舜之流四兇族曾不如此
刑不褻乎兵財者國之大政也治兵莫大于謀帥理財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卷一

十一

莫先於節用淮閭異懦擢自權姦趨向既邪緩急難倚
今縱不能選威望臣以代之見大夫之中豈無可任遷
延歲月重於易置豈非憂邊思職者之過乎敵窺南徼
事已數載邊臣交奏日駭聽聞夫敵之往復誤我者久
矣而廟堂之上將信將疑應接常緩飭兵衛峙糗糧結
邊丁撫部落繕障塞明斥候非知兵者不能辦也乃蹈
常襲故不急擇才臣以畀之萬一邊境不支北騎奄至
自嶺以南無復橫草之備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軍

政之闕孰大於此國家版圖數年以來蕩析幾半承平
用度不損圭銖譬如衰敗之家產垂盡而費如昔雖不
困不可得已邊陲久戍饋餉日繁鹽滯楮窮國計大屈
此何時而土木不休好賜無藝白鶴新宮斧斤之聲未
絕師臣賜第版築之役將興聞之道路又謂宮掖之間
按明裡之舊比責幣帛於版曹貢篚之地既虛至乃輟
移他幣以應命由是而推橫費侈用外庭所不得知有
司所不得會者可勝道哉邦財之蠹孰大於此陛下臨政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卷一

十二

願治非不焦勞而如前所陳無一嘆志可不思其故歟
蓋自端平親政以來號曰更化者屢矣然其所謂更化
者不過下一詔書易一宰相而已至于大化之本闕乎
氣運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當更而不更者則固未之思
也本者何非陛下之心乎陛下未明求衣寒心銷志見
於視朝聽斷之時親近儒臣詢訪得失見於旃夏從容
之際雖堯舜之兢業文武之憂勤不是過也然閭閻小
人妄議聖德或為謹獨之地立意之未誠燕閒之時室

懲之不固貨利蝕吾之明者也而不殖之戒未嚴大姦
覬還私獻絡繹相位偶缺多藏交營君臣之間相覲以
貨相賂以利此桓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至於
便嬖側媚之人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尤足以為
清明之累腐夫巧譖而保傳幾搖妖嬖外通而潛開邪
徑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
夫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不於是乎洗濯磨淬力思所
以更之乃徒立為虛言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卷一

十三

之所以未當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雖然是心之非更
之雖在陛下而格之在臣陛下斷自宸衷並建二相所
以責望之者特簿書期會之故錢穀甲兵之間而已繩
愆糾繆陳善閉邪蓋將以為澄源端本之地也捨是不
圖而汲汲於末流豈足以為賢相哉必定立國本如韓
琦挾孔光傳以悟上心而犯顏逆指非所懼必決去小
人如司馬光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挑怨蹈禍非
所恤必止絕內降如杜衍之積至數十連封面還必裁

抑嬖倖如陳俊卿之面質上前力去淵覲其能及乎此
也則陛下以此望之庶于言動造次交警迭規涵養薰
陶潛感密悟必使人主一頓一笑之間無往而不中其
度焉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大臣之責盡而後陛下
之心正陛下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而理矣孟
軻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
仰之陛下誠能銷變弭殃以彰更化之盛則孟軻所謂
更者蓋亦反其本矣臣西南寒儒頃以庚子冬雷應詔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卷一

十四

上封事乞陛下擇才並相以是忤史嵩之流落三年不
自意得逢陛下更新大化再玷周行目睹歲旦日食之
異敢不奉明詔吐其狂愚狂瞽干誅惟陛下幸赦

直前奏事

原註淳祐十二年七月
以秘書少監兼侍立官

臣待罪蓬山碌碌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
獲命日夜思維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觀國家有非
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即為陛下言之臣
竊見六月以來饒州衢婺台處嚴陵建寧南劍邵武諸

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之由求以撙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為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順蘇軾朱熹為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採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聽諸當世行事蓋真有若合符者試枚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堂存稿

十五

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木橫興毀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災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過有德厥災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奸久而不召者當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惟艱至於詔旨所趨命召所加則

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為災道人者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人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厯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以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有小人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於天性而草茅扣閭或觸黥隸之辟事為創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堂存稿

十六

聞者驚疑至於州縣之間冤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臺臣以其肺腑嗾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該榮若也則反擁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絕理若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畧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

吏侵漁冤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
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
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
刀鋸之餘氣蝕日熾士大夫無耻者赴壑投林倚為內
主而郡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衷吏
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
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牒考之時事信而有證至不
誣也陛下安得視為偶然而不急圖所以銷弭之乎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七

避殿減膳罪已求言既寂無聞所以寬恤詔書辭氣平
緩殊無哀痛惻怛之意二府引求歸政之虛文猶不知
改至于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
納溝由溺為己責如救頭目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以
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
所感復為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復殆
無終窮不至于大傷敗不已況陰盛陽衰昭然兵革盜
賊小人將起之證而于五勝之運猶我國家之所甚惡

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
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
絕邪說主張善良必慎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邊民
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
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
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
隱忍不為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
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為言其論治世之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八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曰
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
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廷膠戾乖刺災異數見蓋
反復言之至為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
終焉若向者亦可謂能銷弭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
勵精思治所望於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戒勉厲
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佩劍之風浸成讒人交
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輔佐人主燮理陰陽何等職

分顧不以臯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于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涌水為災二相安得不自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為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貼黃 臣伏覩御筆以諸郡水災分命朝臣體訪被災輕重宣布德意且令有司給降錢米賑濟仰見聖天子憂念元元不遑寧處之意然臣謂近年以來所在常平義倉例多羽化況當水毀之後儲蓄抑又可知若令有司專仰此以充賑給必成文具竊見仁宗皇帝慶曆八年河北水災特出內藏庫錢帛令三司轉漕斛斗賑贍嘉祐元年河北復被水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神宗皇帝熙寧元年詔三司支錢五十萬貫賜河北轉運使應副水災諸州支用以免科擾民間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東西水災蠲免百姓身丁錢絹于內

庫細支撥還戶部以充軍用祖宗愛民之切于有司賑給之外又捐朝廷內帑錢物以助之實惠及民不為空言所以人心感悅天意易回雖然此非祖宗已然之事亦陛下之所親行者紹定二年台州大水命常平使者葉崇移治經理發豐儲倉米十萬石封樁庫錢五十萬貫以充賑濟修城之用是時楮價四倍于今計五十萬為今二百五十萬視三祖所捐蓋有過之今被災之地既廣舊比固難悉援然亦安可漠然視之而徒責之諸司州郡乎臣竊料陛下痛傷赤子死亡未必不欲捐緡賑之特大臣每事蓄縮逆畏陛下或有所靳而不敢言耳且紹定賑台之事彌遠猶能行之曾謂二相之賢而獨不能為之乎夫居鈞軸之地遇國家大災變拘文牽俗躊躇顧慮不能稍稍度外行事以慰天下之心而曰國力方屈吾為朝廷惜費殆不得為知務矣臣謂三使者之行當各以二三百萬緡自隨所至酌量被災輕重均濟近郡又當兼給以米庶幾實德宣布可以轉災為

祥朝廷每造一宮建一寺其費動以數千萬計若捐百之一二以活十州數百萬生靈之命其為福田利益蓋有大于宮寺者矣陛下若以臣為可採伏乞睿旨降付三省疾速施行

轉對奏劄

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冒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于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主

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盛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讎呶指為己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為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濶論遠于事情揆諸古則不合施于今則有害如戰國橫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強敵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

服者也而顧以為無補于實政乎夫臯陶之言雖惠非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傳說之言雖良非高宗聞于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悖于臯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畏敬不可不存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大倫不可不厚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本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

欽定四庫全書

聖堂存稿

主

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黷亂必昂英諸賢不可不召謂瑗榮與憊怙惡不可不罰謂黥隸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常用一言于此乎其砥礪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內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忱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別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朋植黨不可不